

## 北斗收官颂

颜玉华

(一)  
展翅鲲鹏宇宙翱,巡天万里察纤毫。  
织成北斗苍穹网,龙舞儿孙志气高。

(二)  
收官北斗五洲惊,雷动欢呼四海鸣。  
天眼从今中国造,嫦娥舒袖月宫迎。

(三)  
笑傲苍穹举国欢,腾霄利箭喜收官。  
全球震撼炎黄傲,护佑江山固石磐。

(四)  
巡游宇宙看山河,北斗收官奏凯歌。  
受制于人成过去,中华筑梦喜庆多。

(五)  
北斗功成太空游,航天大国展宏猷。  
振兴中华为圆梦,造福人间创一流!

## “七一”赞歌

孙万楼

红船精神放光辉,从无到有史无前。  
历经坎坷终胜利,迎来祖国艳阳天。  
站起富国强起来,建设发展改革篇。  
反腐倡廉抓关键,党风好转众望归。  
安知其来疫情蔓,抗疫之治愈志坚。  
中国精神聚力量,众志成城显神威。  
科技创新促发展,尖端武器御敌威。  
一带一路新战略,合作共赢促双飞。  
红色基因代代传,英雄豪杰再争先。  
国家强盛前景美,全面小康乐无边。

## 端午祭

裴艺元

母亲去世的那天早上  
锅里正飘着粽香  
那年代,粮食物资紧张  
我用十斤粮票一斤糖证  
买回糯米、白糖  
骑车一百多里  
赶回老家射阳  
只为孝敬父母  
让他们把粽子品尝  
老母肺病躺在床上  
咳嗽喘喘指导妹妹包粽  
教我如何用粽线穿扎帮忙  
就在粽子包好即将煮熟时  
母亲突然咳嗽不止  
面色变青嘴巴大张  
全家人簇拥到她床旁  
撕心裂肺喊妈叫娘  
眼睁睁见她撒手人寰气绝身亡  
如今,粮票糖证已成藏品  
父母坟墓也几迁变样  
可我每年端午都去景仰  
携带不同口味粽子供奉爹娘……

## 母亲的端午

江正

端午到了  
大忙季节又开始了  
说着说着  
一夜之间,热情的西南风  
就把地里的麦子吹熟了

每个孩子一个咸鸭蛋  
揣在兜里舍不得吃  
尖尖的三角粽子  
是去年用过的粽叶包的  
里面没有蜜枣也没有肉

这是五十年前的端午  
小林林刚周岁  
母亲打发我们上学之后  
一把扯过土坯上的草帽  
便心急火燎地  
下田插秧……

## 端午想先贤

居文俊

汨罗江水浪流连,  
惊世离魂万代传。  
端午今天思楚栋,  
粽香祭奠想先贤!

## 夏日风光

谷子

绿肥红瘦荫浓处,  
喜鹊燕儿舞碧空。  
蝉鸣蛙鸣惊夜月,  
晚归鹭鸟入花丛。  
清风拂面怡襟袖,  
醉意三分笑口中。  
夏日风光无限好,  
阑珊灯火美无穷。

## 菩提的清芬

卞毓方

出得门,五层楼,我咚咚咚地一溜快跑。能不急吗?离预定开会时间不足半小时,途中还要赶十几里的路,换了谁,恐怕都和我一样,恨不得脚底安上火风轮!

时间本来是满富裕的。谁知刚要动身,碰上岳母从菜场归来。她老人家兴致特好,才一脚门里,一脚门外,就跟我唠起菜市的见闻。我耐心听老人家唠完,陪着她高兴。

这点禅机,是从季羡林先生《留德十年》一书悟得的。记得那日从季先生处请回《留德十年》,坐在窗前,一边看,一边为书中的精彩叙述而忍不住不禁地发笑,有时是欣然颌首,有时是仰面嘿嘿。老人就奇怪了,问:“么子书,看得这么带劲?”

我本不想告诉她的。这是作者五十年前的留德实录,不是一本消遣的闲书,没有多少故事情节可言。至于读书人的心领神会,又怎能和一个门槛外的老婆婆讲得明白?然而,禁不得她一再逼问,我就拣她能够接受的,说了几段。

其一是关于章士钊的夫人的。章士钊下野后,章夫人和二儿子章用到了德国哥廷根,并在那里结识了季羡林等一批留学生。在季先生看来,章伯母“幼稚而单纯,似乎有点不夫其赤子之心”,所以,季先生写道,“她一见到我们……便喜笑颜开,嘴里连连说着:‘我告诉你一件大事!’连气都喘不上来。她所说‘大事’,都是屁大的小事。她刺刺不休,话总说不完……”看到这儿,你能不为章夫人的执著叫叹一笑吗?

其二是关于方东欧朴尔太太的。

欧朴尔太太每天晚上,照例要帮季先生铺好床,然后就欢喜地站在那里,同季先生闲聊。“她把一天的经历,原原本本,详详细细,都向我‘汇报’。”季先生形容说,“她见了什么人,买了什么东西,碰到了什么事情,到过什么地方,一一细说,有时还眉飞色舞。我无话可答,只能洗耳恭听。……”读完了这描绘,你能不为欧朴尔太太同样的执著绝吗?其三是……

都说完了。岳母在围裙上揩揩手,接过去看看封皮、书题、作者,然后评价道:“这有么子好笑?要我讲,人家这书,比你写的都真实。”

岳母幼时念过半把书,识得几千常用字。偶尔也会架起老花眼镜,把我读过的报纸,发表了的章拿去,随便翻;多半只是看看标题。这次呢,竟然等我读完,把《留德十年》拿了去。没事就翻着看。也许因为季老写这本回忆录时已届耄耋之年,参透人生三昧,行文处处映照过来人。我也不知岳母究竟看懂多少,反正总见她读得津津有味。

一日,她看着看着,忽然流下泪来。我一惊,上前给她拭去了泪水。问:“怎么哭啦?”她展颜一笑,说:“没事。”

我拿过书,见泪水打湿的地方,是从邮局寄给儿子的。老头儿腿有毛病,走路一瘸一拐,很不灵便;虽然拿着手杖,仍然非常吃力。可他不辞辛苦,从不间断。有一回,老夫俩去看儿子,你猜怎么着?老头儿千辛万苦寄去的食物,

竟然被扔在桌子下面发霉。欧朴尔太太回到家,晚上向季先生“汇报”,把这事絮絮叨叨地抖了出来。她说她大为吃惊。让季先生大惑不解的是,到了下一月,欧朴尔先生照样抱着两条沉重的腿,把香肠和面包寄去。

季先生喟然长叹:“可怜天下父母心”,古今中外之所同……“我愧怍岳母的热泪,就是冲这段描写抛洒的。”

自从老人读《留德十年》感动而流泪,日常有事没事,我试着多站在老人的角度,思一思,想一思。这么一来,准能摸到老人情感的脉搏。平素还学了个乖:尽量多找老人拉拉呱,而且主要是听她讲。她果然就很高兴。老人高兴起来也实在容易,一句暖心的理解,常使她笑眯眼乐在在地感激季老的《留德十年》。困了它无心的示范,使我的家庭一变而比过去更为和谐;互相相关,彼此温暖,其乐融融。有次与妻说起,恍惚觉得自己也去德国留了一趟学;不,是在《留德十年》一书里“留了一回学”。

今天的情形正如开头所述,我耐心地等老人讲完菜场见闻,还夸张地称赞了她买的菜。老人喜滋滋地放下菜篮,猛然醒悟到我是要出门,抬头看了一眼壁上的挂钟,着急地说:“你是要去开会的吧?还不快走,不要闹个迟到!”

“赶得上!”我边说边和老人“再见”。待咚咚咚地春下五层楼,又溜溜地跑上马路,恍惚觉得老人的目光正从高处射来,射来。掉转身去,老人果然就站在阳台冲我摆手……



葵花朵朵向阳开 王万舜 摄

## 捉鳖

李志勇

星期日,拎着菜篮子在市场里转悠,转着转着,你就会发现眼下这菜市场里南菜北菌、母鸡老鸭是应有尽有,尤其是水产品品种丰富,东海的鱿鱼、渤海的对虾、黄海的鲳、南海的带,你爱怎么选就怎么选。当然了,最能引发我思“古”之幽情的是甲鱼,绰号老鳖,伸着个长长的头,在网兜里不停地蹬着四只爪子,做着徒劳的挣扎。那过去的岁月那有趣的捉鳖时光也会“腾”地从脑海深处“蹦”出来,让你忍俊不禁。

我们这沟渠纵横,鱼虾丰盛,尤盛产甲鱼。这玩艺不仅味道鲜美,而且滋阴补肾,我们这儿谁家有好媳妇坐月子,那是非得弄两只老鳖滋补不可。那那时的甲鱼可不像现在,拿个网兜到养鳖池一捞,三两只就上来了。那时的甲鱼虽多,要想逮住它,却并非手到擒来。在我那村子里,有个叫王大虎的(属虎),大人小孩都叫他“鳖克”,说他是老鳖的克星。这话一点不假,只要他出马,还从未没空过手,村里老少爷们谁家媳妇坐月子要吃鳖,谁家大老爷们身体虚弱要补大抵都要跟他“预订”。

王大虎的“捉鳖经”其实也就是一句话:叫“一钓二叉三逮”。一钓就是用钓钩。钓甲鱼先要选好塘口,然后看塘边有没有爪印。只要你把那细细的、爪距短短的、不拐一点弯的爪印从狗爪印、猫爪印、鸡爪印中分出来,就能确定塘里有没有甲鱼。一次,大虎看到一个塘边有许多新鲜的鳖爪印,随即拿来一把钩,穿上新鲜的猪肝,抛到塘里,不多久,一只肥嘟嘟的老鳖就被钓了上来。

这“二叉”可是大虎逮老鳖的拿手绝活。又紧跟叉鱼不同,叉鱼是有的放矢,那鱼明明白白地停在塘里,只要你算准光线折射所造成的距离差,一叉下去,也就解决了。这又紧跟是跟躲在暗处的家伙,你没有一定的功夫休想胜之。一般说来,又紧选择的多是中午时分,老鳖伏在浅滩上懒洋洋地晒太阳,见到打着叉子的渔人靠近,赶紧一骨碌窜向深水。有经验的又紧人根本不会因老鳖跑了而懊悔。相反,那老鳖爬行蹒跚的一路水窝,就成了又紧人的“红外导航”图。水泡在哪儿停住了,且冒出大团的水泡,那老鳖就躲在哪儿。这时,你只要稳稳地举叉子,一家伙下去,十有八九会有一只肥鳖行在你的叉子上。那天,王大虎一叉下去,竟叉住了两只老鳖。

活捉老鳖一般都选择在甲鱼的产卵期。甲鱼产卵就跟鳄鱼产卵差不多,都是爬到岸滩。然后挥动爪子,不停地刨,刨到一个跟自己身体差不多大小的塘,然后就伏在塘里。产完卵,盖上土,在阳光的照射下,约十来二十天,小鳖就会破壳而出。甲鱼产卵,多是选择在夜晚,所以,若要活捉老鳖,就得用点守株待兔的功夫。千万不能急,更不能把正在产卵的老鳖捉回去,倘是那样,就犯了吃“子孙鱼”的大忌。产完卵的甲鱼盖好土,就往塘里爬,这时,你只要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一下子冲上去,准能生擒一只老鳖。

眼下很少有人去逮甲鱼了,因为,野生的甲鱼难得一见,养殖的甲鱼却到处都是。但不知为什么,养殖甲鱼的市场就是火爆不起来,哪家姑娘媳妇坐月子,也对池塘里养殖的甲鱼失去兴趣。不仅是甲鱼,人们似乎对所有人工养殖的那些玩意儿都兴趣不大。看来,人们怀念的还是自然,那种自然的环境,那种自然的选择,那种自然的情趣,以及那些在自然状态下长成的鸡鸭猪狗,鱼虾蟹鳖……

## 河那边的杏林

夏元祥

我的家乡在射阳河入海口处北岸,老家门前有条弯弯的小河,小河的臂弯环绕着高高的“南堆”(射阳河淤积堆而成),上面有茂密的杏林。小时候,它是我们向往的去处。

杏子成熟的季节,站在小河对岸,遥望那一片高高的杏林,隐约可见葱郁的枝间挂满黄色的小灯笼,随风摇曳。风儿送来杏子的清香,成熟的杏儿噼里啪啦成声地掉落,让小伙伴们垂涎欲滴。杏林是属于果林场的,看守偌大一片杏林的“老鹰头”(守林人殷大爷的绰号)是个厉害的老人,带着一只吓人的大黄狗。我们曾经远远地看过老鹰头在河对岸林边巡视,抛来的目光寒寒的,让人后背泛起一股凉意。

杏林的诱惑毕竟挡不住。当年七八岁光景的“孩子王”邻居大俊哥给我几颗杏子,说是来自南堆杏林的。那小白杏看起来青涩,尝起来清甜。大俊哥,黄里透红,咬一口,酸中带甜,真是童年的美味。一直渴望能亲手摘下一排杏子,我们悄悄地商量,第二天中午趁着大人午睡,几个小伙伴约好出发,过了河,钻进林子,如一群活泼的小鸟回到久违的林子。大家协作分工,爬树摘杏,望风检果,各负其责,一会儿兜兜里手里都装得满满的。

正当我们忘乎所以时,突然,背后传来一声炸雷般断喝:“干什么的,都给谁站住!”原来是“老鹰头”领着大黄狗从林子深处钻出来。

“快跑呀,老鹰头来了。”小伙伴们扔下杏子,四散逃窜。“老鹰头”领着大黄狗,不紧不慢在后面追赶着。

我们顺着来时路,一路溜进小河,起鸭子似的呼啦呼啦翻腾到河对岸。

“再过来,截断你们的腿。”老鹰头站在河坡上留下狠话。

这件事还是被大俊哥听到,忍不住嗤笑我们:“你们这些胆小鬼,一个‘老鹰头’就把你们怕成这样,看我的。”他把胸脯拍得砰砰响。好威武的大俊哥!穿着大背心、大裤衩,竟然真的大摇大摆地趟过河水。

飞身登岸,蹑进林子,麻溜爬上树,又该是一场梁山好汉般的饱吃杏餐。他不时甩几颗杏子,让我们欢呼雀跃。不知过了多久,突然听到狗吠声。而后,大俊哥慢悠悠地从树林里走出来。大黄狗狂吠着冲上来。大俊哥猛地甩起一脚,把它踢飞,大黄狗哼哼唧唧,一瘸一拐地跑开了。后面的“老鹰头”随即赶到跟前,紧紧抓住大俊哥胸前的背心。大俊哥连拖带拽,将他拉下水,“老鹰头”就是死活不肯撒手。

“你不松手,我就陪你。”大俊哥咬开手里攥着的杏子,在齐腰深的水里悠闲地吃着。瘦小的“老鹰头”目光倔强,死死盯着这个年轻魁梧的后生。“老鹰头”也许把杏林看得比命还重,但他毕竟老了,在水中瑟缩着。

过了个把时辰,周围的乡亲们陆续赶来,好说歹说才把他们拉开。其实,在淳朴的乡亲们看来,低头不见抬头见的,不就是吃几个杏子嘛!

多大点事,但凡与“偷”沾边,毕竟不光彩。大俊哥被父母带回暴揍一顿,那年夏天过后,便出去打工了。“老鹰头”也在我们的视线中消失,听大人们说,“老鹰头”病了,回老家了。从此,只有那片杏林站在那里,守望着世事沧桑和无尽的岁月。

多年后,每每回到家乡,站在小河边,杏林已染成高大的银杏,我的耳畔依然响起“老鹰头”的断喝,眼前浮现他执拗的眼神。想到曾经顽劣的自己,平添了几分愧疚。“老鹰头”,不知他现在何处,是否一切安好。